

第四章 烈酒暖心腸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名校官抹去了臉上的酒水，傻呼呼地看著大將軍，不何動怒，難道是因為自己先前在街上丟了大將軍府的臉麵，所以大將軍用這種烈酒噴臉的招式表達對自己強烈的鄙視？

大將軍李弘成卻是看都沒有看這名親信一眼，傻呼呼地看著堂下範閑喬裝的商人，張了張嘴，用食指指著下麵，快速點動，卻是沒有說出話來。

範閑看了他一眼，眯了眯眼睛，不易察覺地搖了搖頭。

李弘成極快速地壓住心頭的震驚，咳了兩聲，清了清嗓子，看了四周的部屬一眼，說道：“都給我下去，整理一下宗卷，呆會兒總督府來搶人，你們給我死命攔著。”

“喏。”那些押解奸細入府的軍士們領命而出，但那名校官及幾名將軍府上的親信、文書卻沒有退出去。

“將軍，不審了？”那名校官擦幹臉上的酒水，有些不明所以地看著上司。

李弘成大怒，說道：“審個屁！又不能打，怎麼審？”

不能打？難道先前這名奸細所說的話，真的說服了大將軍？那名校官像個癡呆一樣看著李弘成，半晌反應不過來，覺得人生似乎太荒謬了一些。

等到正府安靜了許多，範閑才在堂下開口笑著問道：“這四個人沒走，看來是你的親信？”

李弘成此時早已從堂上跳了起來，一麵往下走一麵咕噥道：“廢話，不是信得過的人。哪裏敢留在這裏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也不見範閑如何使力，隻見縛在他雙臂上地牛筋繩寸寸斷烈，脫落在地。

那四名大將軍府的親信瞪圓了雙眼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心想這人是何方高手？對於人生的荒謬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這可是軍方特製的牛筋繩，足以捆住一個九品高手，怎麼卻被此人如此輕易地掙脫！他們哪裏知道範閑體內的霸道真氣已致頂峰，加之這種真氣的特異屬性，一旦全力施展出來。真可謂是無堅不摧。

這四人看著範閑脫困，下意識裏想抽出兵器砍過去，但幸虧他們不是真的傻子，已經看出場上地情形有些古怪，訥訥然地互視一眼，腳下有些發軟。

範閑摸了摸被捆的發紅的手腕，看著麵前的李弘成說道：“你手下這些人還真狠。”

“廢話！不狠怎麼抓得住你們這些院裏的大爺？”李弘成一拳頭錘到了他的肩膀上，說道：“你小子怎麼跑這兒來了？還顯些鬧出一場大亂子。”

範閑吃痛。說道：“被你的人打了的，別錘。”

李弘成聽地清楚楚，這廝是借機告黑狀來著，但身為大將軍，手底下的人做事的风格他心知肚明，也知道範閑這種身份的人，斷不會因為這種小事就打擊報複，啞啞笑了兩聲。隻是不接話，便想胡混過去。

“大人？”那名校官終於難堪生命不可承受之荒謬，忍不住開口問道。

...

範閑回身指著椅上兀自沉睡的那名驛丞。說道：“這人知道我的身份，暫時不要放他出去，等事情辦完了再說。”

李弘成點點頭，抱住了他的肩膀，眉開眼笑說道：“京裏來的消息。你至少還有十天才能到，這麼早來，是不是有什麼好事兒？我如今可是定州地土霸王。有什麼好事兒，可得分我一杯。”

範閑皺了皺眉頭，看了他一眼，心裏越發覺著古怪，這位堂堂世子爺，怎麼如今真的像個兵痞子了，尤其是身上

這股臭酸的味道...他打了個寒顫，脫離開對方熱情地懷抱，說道：“好事兒沒有，壞事兒倒是一大堆，反正我也不能告訴你，隻是有些事情需要你幫忙處理。”

這兩位上司說起正事兒來，便將這些下屬忘到了一邊。那四名大將軍府的親信，已經隱隱聽清楚了這些所謂奸細的來曆，不由麵麵相覷，然後再看那些被捆成粽子、臉上青一塊紅一塊的人們，不由在心裏打起鼓來，暗想如果真把朝廷密探打了一頓，以監察院那位老祖宗以及小祖宗傳說中陰狠護短的脾氣，自己可怎麼辦？

“要不要把這些...兄弟解開？”校官忍不住對李弘成請示道。

李弘成罵道：“不省事兒地小混球，還不趕緊解開。”

趕緊的，這四個人急忙把範閑的監察院下屬放開，然後有些手足無措地站在一旁，賠著笑臉，說著抱歉地話語。那些監察院的下屬倒是沒有什麼怒容，作慣了密探的人，當然不會在乎這些小問題。

“把消息封鎖住，一點兒風聲也不能透出去。至於如果有人問今天押入府來的奸細，就說大將軍府正在密審。”

不知道範閑和李弘成說了幾句什麼，李弘成回過頭來，寒聲說了幾句，然後交代了一些事情，確保範閑一行人的行蹤，不會被透露出去。

“三天之後，你在牢裏擇些死囚...”範閑低著頭，說道：“接下來該怎麼做，我手下這些人會幫你府上的人處理幹淨。”

“這些事情自然有他們做，咱們得先談談。”李弘成依然抱著範閑的膀子，像是生怕他跑了一樣，拖著他就往後園裏走去。

堂上剩下那些大將軍府及監察院的官員，他們看著自己的頂頭上司，就這樣勾肩搭背地走了，不由大眼瞪小眼，陷入了沉默之中，不知彼此應該如何稱呼，如何處理相關事宜。許久之後，還是那名把他們捉入府中的校官咳了兩聲，望著沐風兒柔聲說道：“大人是院裏的？”

沐風兒點了點頭，沒有給這人好臉色看。

“那先前那位大人是...小範大人？”校官壓低了聲音，微懼說道。

沐

道提司大人與靖王世子間地親密關係。很認真地點了名校官吞了一口口水，這才知道今天自己抓了一個何等樣地人物，一想到對方就是自己先前害怕的監察院小祖宗。他地臉色開始變白，比草原上地花兒還要白。

...

大將軍府原先是葉家的府邸，後來世子弘成入了征西軍。以他的身份。便一直住在這裏。兩年前，京都叛亂。定州軍半數軍隊入京平叛，葉重與宮典從此留在了京都。再也沒有回來過，所以這座大將軍府，便成為了李弘成地私人府邸與辦公衙門所在。

府中沒有什麼閒雜人等。一路走到後園，竟是連個下人都沒有看見。範閑暗自稱奇，臉上卻沒有表現出來什麼，坐到了園中一處冰涼地石凳上。習慣了一下與中原花園完全不同的冷清肅殺氣息，才斟酌著開口說道：“你必須向下麵交代清楚，絕對不能讓人想到。我今天進了定州城。”

“羅嗦！你提前十天來自然是辦事。問題是以你現在地身份，難道還怕什麼？”李弘成提著一大壺酒。倒了兩碗，置於彼此身前。

“我不想有些有心人會因為我的提前來到。而猜測到我...是來見人地。”

李弘成放酒壺的手腕停頓了片刻。

範閑看著他說道：“這事兒我不瞞你，我在草原上埋了顆釘子。今天我就是來見這顆釘子，但是...”他加重語氣說道：“除了你之外，我不想任何人知道這一點，因為那顆釘子的死活。會影響到我慶**民很多人地死活。”

李弘成思忖片刻後，點了點頭。然後說道：“就如你先前所言，我會處理好，揀些死囚冒充你們的身份。不會讓外麵的人有些猜疑。”

“還有一點很重要的事情。”範閑說道：“院裏需要一條前往西胡部落地通道。而我不想被你手下的軍隊給抄了。所

以我需要你的配合。”

李弘成此時已經從先前地驚喜中擺脫出來，回覆了平靜，說道：“你究竟想做什麼？我隻提醒你一點。任何一粒你送到草原上地糧食，都有可能殺死我大慶一名士卒。”

不等範閑開口解釋，李弘成盯著他的眼睛繼續說道：“我不管朝廷是怎麼想地，我也不管陳院長有什麼陰謀詭計，我也不理會你是不是準備培植一個釘子。好讓胡人內亂，但我必須提醒你，胡人...是一種完全不同的存在。你不在邊關，不知道他們地凶殘與善變，養虎為患這種事情，你要當心。”

範閑能感受到對方這個提醒裏所包含的情義，點了點頭，安慰說道：“放心，我有分寸。”

他舉起酒碗，與弘成盡飲一碗，然後長吐了一口氣，看著對方滿是大胡子地臉龐與眼角裏無由而生的皺紋，一時間不知如何言語，二人竟是同時陷入了沉默之中，後園一片安靜。

靖王世子李弘成於三年之前投軍，三年來奮勇殺敵，身先士卒，行軍作戰頗有成算，名聲早已傳回了京都以及中原。世人皆讚，在大皇子西征之後，皇室終於又出了一位能夠領軍打仗的厲害人物。也正是因為有軍功在身，所以這位曾經與二皇子有些不清不白關係的皇族子弟，才會得到陛下地信任，接替了葉重的位置，開始統領掌管整個定州西大營軍務事宜。

然而已經三年了，這位當年風流倜儻，瀟灑清俊地世子爺，已經被邊塞的風沙，吹拂打磨成了另外一番模樣，而且他已經三年沒有回過京都。

“三年時間，雖然邊關吃緊，但看你在大將軍府的模樣，不是沒有時間回京。”範閑把兩個碗滿上烈酒，輕聲說道：“為什麼不回去？”

李弘成地手掌握著酒碗地邊緣，麵色沉重，許久之後緩緩說道：“回去做什麼？”

範閑知道他心中所忌是何，不讚同地看了他一眼，說道：“都是過去地事情了，如果陛下疑你，怎麼會讓你執掌定州事宜？”

“美其名曰是大將軍，但我對軍隊的控製力度比起葉家來說，差的太遠。”李弘成低頭說道：“當然。我也不想把西大營變成自己地家兵，你也看見了，我在府中隻有四個可以信任的親信。那個捉你們入府的校官，是葉家地人，我可以信他...卻不敢相信京都裏的那些大臣。”

“這兩年時間。陛下一共進行了四次輪換。燕京一屬，南詔一屬。其餘的四路邊兵竟都是到我定州城來玩了一趟...”李弘成抬起頭來，盯著範閑地眼睛。“你雖然未曾掌過兵，但也應該知道，名將用熟兵。這鐵打地營盤還真是流水地兵，將不知兵，仗如何好打？”

“這次你回京都，一定要幫我一個忙。向陛下進言...不能再輪轉了。”李弘成語氣沉重說道：“兵力補充確實因為輪轉，而變得綽綽有餘，可是打起仗來。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兒...而且胡人十四部地攻勢越來越猛。越來越狡猾...”

範閑截斷他的話語，說道：“我知道你給樞密院發過文。你給陛下地密奏我也看過，但你應該清楚。陛下這兩年間的輪換是為了什麼...燕京和滄州一帶處於膠著之中，陛下這是在用胡人磨刀。在練兵，為地是將來之事，你讓陛下停止下這招棋，基本上是很困難地事情。”

“我不管什麼一統天下的偉業。”李弘成憤怒說道：“不錯。若到了大戰開幕之日，我也願意為陛下作馬前卒。拚死沙場，但是眼下這邊已經吃緊到了這種地步，如果西涼路真的被胡人打成了殘廢。還一統天下個屁啊！”

此時園內隻有範閑與他二人。所以他的說話也格外直接。

皇帝陛下地國策。批成了狗屁。反正他知道範閑這也不在乎對方聽進耳中。

範閑苦笑說道：“我能有什麼法子？軍務這方麵。陛下從來不允許我插手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”

李弘成歎了一口氣。舉起酒碗一飲而盡，罵了一句髒話。低聲痛道：“用戰事練兵，是行地通地，但是十停新兵過來，回去七停，還有三停就死在草原之上...而如果還是用原先地定州老兵。或者是大殿下當年帶出來地征西軍舊屬。這些人原本就是不必死地。”

“但是...”範閑知道自己必須點醒弘成某些事情。以免他將來不知不覺犯了忌諱，“僅僅用定州軍和征西軍舊屬...怎麼可能去攻打北齊東夷？兩年前京都叛亂。秦家叛軍死傷殆盡。軍隊內部驟然不穩，軍力急劇下降，陛下必然要用定

州方麵。重新拾起慶軍地鋒芒！這個事情不用再說。你也不要再向朝廷進言了，不止沒能什麼效果。反而會惹得陛下不喜。”

“當然，陛下也不會看著你一個人在這裏吃苦。”範閑地唇角泛起一絲微嘲地笑意。“我不也來了？”

李弘成搖了搖頭，沒有繼續討論這個話題。

範閑看著他。忽然開口說道：“你現在多少天洗一次澡？”

李弘成一愣：“沒記過，大概半個月一個月？”

範閑抽了抽鼻子，笑罵道：“難怪你身上這麼臭。”

李弘成瞪了他一眼。

範閑笑道：“定州城有深井。根本不缺水，而且你可是大將軍，難道洗澡都不行？”

“懶了。”李弘成笑著搖搖頭。說道：“如果你跟我一樣。曾經在草原荒漠上與胡人周旋半年，也會習慣不洗澡地日子，再說都是拿槍扛棒地活兒，身邊都是一群粗人，誰會在乎這個。”

“下屬們不在乎。府裏地姬妾難道也不在乎？”範閑揀起一片胡瓜，塞到嘴裏嚼著，含糊不清說道。

李弘成愣了愣。片刻後微笑說道：“府上沒有姬妾，老葉家地人都已經回京了，我就留了幾個下人。”

範閑愕然抬首，有些不敢相信自己地耳朵，靖王世子李弘成，當年在京都便以風流聞名，暗中替二皇子掌管半個天下地青樓紅粉，真可謂是枕邊夜夜新人，如今單身在定州，居然身邊一名姬妾都沒有？

似乎猜到範閑在想什麼，李弘成用食指輕輕敲著酒碗，輕聲說道：“若若不喜歡，所以我戒了。”

範閑無法言語，半晌後方自幽幽說道：“這件事情是我對不起你。”

“你做了什麼對不起我地事？”李弘成笑罵道。

範閑搖了搖頭，不再說這個。開口說道：“當年第一次在一石居看見你時。你身邊是門下清客。瀟灑自如。沒想到如今卻成了這副模樣。”

“這副模樣沒什麼不好地。”李弘成想著這五六年來身邊發生地事情。也有些感慨，“當日一石居上。還有郭保坤。賀宗緯一行人...”

如果不是李弘成提起。範閑或許已經忘了郭保坤是誰。

“你打了郭保坤一拳頭。後來還把他鬧的家破人亡。”李弘成看著範閑似笑非笑說道：“賀宗緯如今卻成了朝廷地大紅人。陛下地寵臣。世事造化皆如此。我能置身事外，相對而言。還算不錯。”

範閑笑了笑。沒說什麼。

“你小子夠狠，在你入京之前，京都平靜了十來年。”李弘成繼續說道：“可自從你一入京。便開始接二連三地死人。不過想必你也沒有想到。賀宗緯那個雜碎。居然能爬到現在地位置。都察院在京裏掐著你監察院地脖子。他開始入門下中書議事。已經開始威脅到你...”

不得不說。李弘成與範閑在對待賀大人地態度上出奇地一致。肅然，這是因為他們都非常記仇，記得當年賀宗緯想吃範若若這個雪天鵝地仇。

範閑微嘲一笑。說道：“賀宗緯爬地高。將來也摔地快，我倒不擔心什麼。”

“你當然不會怕他。”李弘成笑了起來，“雖然我沒有回京。但也聽說了三姓家奴這個綽號。這肯定是你取地。”

範閑嘿嘿笑了兩聲。來了個默認。

李弘成指著他地鼻子。歎息道：“你啊...還是那幾招。先就是把人名聲搞臭。然後憑借著皇帝陛下地恩寵。開始玩不講理地陰招。不過我提醒你。賀宗緯與我不同。與老二也不同。他是陛下樹起來地臣子。你可輕易動他不得。”

這招確實是範閑常用地招術，當年他就是用這招。將陰殺妓女，名聲敗壞地事跡。壓在了二皇子和李弘成地身

上，最終逼地二皇子出了險招，然後李弘成被靖王爺囚禁在王府大半年。

“不錯，如今朝廷裏有很多官員開始抱賀宗緯地大腿...三姓家奴？其實他一直跟地主子都是姓李，而且官員這種生物。哪裏會忌諱名聲這種事情。”範閑嘲諷說道：“隻是這些官員大概沒有想到。不論朝廷地局勢怎樣發展。賀宗緯將來終究難逃死路一條。”

“怎麼說？”

範閑當著弘成地麵，沒有絲毫隱瞞。直接冷笑說道：“陛下用都察院來製衡監察院。削監察院的權，這一點是事先就對我言明地。我很認可這一條，監察院一家獨大。對朝廷。對百姓都不是什麼好事。”

“但監察院地凶名在此，陛下必須挑選一個敢和我做對地臣子出頭...所以挑了賀宗緯。因為此人知道，無論將來怎麼發展。我肯定不會放過他。”範閑地唇角泛起一絲冷漠地味道：“所以他隻有努力地往爬，隻是就算他地能力再強。將都

展到可以與監察院對立地程度，可是那又如何？是都門起來了，並不是他這個人。”

“當監察院真正變成檢查院地那天。賀宗緯也就不再有利用地價值。”範閑搖了搖頭，“陛下如今就這麼幾個兒子，隻可能是老三那小子繼位，不論老三將來會怎樣思考，繼位之初總要考慮一下我地態度...賀宗緯他壓了我這麼久，不付出些代價怎麼辦？”

“他是個沒有根基的草，隻是被攥在陛下地手裏，所以他的人生，取決於陛下還能活多少年。”

李弘成聽地心頭一寒。

範閑閉著眼睛說道：“所有人都認為陛下身體健康，又是位大宗師，卻沒有想過，陛下如今也是五六十歲的人了。”

李弘成搖搖頭：“必須承認，我看事情沒有你看的遠。”

“這是自然，不然當年你也不會被靖王爺關在府上那麼久。”範閑微笑望著他。

“如今想來，你是救了我一命。”李弘成低頭說道：“如果兩年前我一直留在京都。隻怕現在也已經死了。”

他抬起頭來。慨然歎道：“就像老二那樣。”

...

提到了死去地人們。場間地氣氛又變得壓抑了起來。許久之後。李弘成勉強笑著說道：“當然，這件事情不能怪你。那日抱月樓外你在茶鋪裏與老二說地話。他後來都講給我聽了...我知道。你隻是想把老二打下來。也想救他一條性命。隻是...他這人啊。其實和你一樣倔。不怎麼肯聽人言地。”

李弘成從一開始地時候。在奪嫡之爭中，就站在二皇子地身後。範閑執掌監察院後強力地打擊。隻是將李弘成從京都這潭毒水裏打了出來。卻沒有將二皇子打出來。但範閑清楚，弘成之所以支持二皇子。並不僅僅是因為將來地利益，而是因為他們本身就是極好地朋友。

“我很抱歉他們地離去。”範閑說道：“但世界上有太多事情，是我們無法完全解決地。”

“我一直很好奇。”李弘成盯著範閑地眼睛，說道：“不論是老二還是太子殿下，都在努力地進行某些事情。而似乎隻有你，從一開始地時候。就斷定了這些皇子們地折騰。會以很慘痛地失敗而告終。你是如何判斷出了這一點？難道一開始。你就神機妙算到。他們沒有絲毫成功地可能性？”

“這和自小地教育有關。”範閑認真回答道：“打小地時候。奶奶抱著我。便會不停地對我說。陛下這樣。陛下那樣。陛下戰無不勝。陛下如何如何...我習慣了。我也就接受了。而且...”

他搖了搖頭：“最後地事實也證明了，陛下確實...戰無不勝。”

李弘成默然無語。隻有搖頭。

“還是回趟京都吧。我知道你怕觸景傷情，不過去看看老二也好。他和承乾。皇後娘娘，長公主，都葬在一座漂亮的山丘上。風景不錯。”範閑很誠懇地勸說著這名離家不肯回的浪子：“再說王爺地身體也越來越差了，你做兒子地。總要回去看看。”

李弘成沒有答應，隻是誠懇說道：“父親去年大病一場，全虧你照顧，柔嘉來信都說了。謝謝。”

“我們之間何必用謝字。”範閑看著他，看似不經意地提了一句：“年關地時候，若若要回京。”

李弘成霍然抬首，眼中一亮。

“葉靈兒來定州散心。怎麼沒有看見她？”範閑沒有繼續說先前那個問題，問起另外一個自己很關心地人。

自從二皇子死後，婉兒陪了葉靈兒一陣時間，但終究成效不大，後來還是葉重請了旨。把自己地女兒送回了自幼生長地定州城，定州城內有李弘成在此。他與二皇子情誼匪淺，由他照顧葉靈兒。確實比較合適。

李弘成苦笑了一聲，說道：“這位王妃看見草原後，心情就好多了，隻是她哪是位閑得下來地角色，這時節正在青州。”

“青州？”範閑倒吸一口涼氣。責怪說道：“那可是最邊遠地州城，隨時要與西胡開戰！”

“我有什麼辦法？”李弘成瞪了他一眼，“西大營裏有葉家無數舊人將領。那些將領看著葉靈兒像看著小祖宗一樣，屁都不敢放一聲，她要去邊塞打仗殺人療傷，我能攔得住？”

範閑連連搖頭，罵道：“真是胡鬧。”緊接著他忽然想到一件事情，說道：“還好，我馬上要去青州，回來地時候，把她綁回來。”

此話一出，輪到李弘成倒吸了一口涼氣，大怒罵道：“你去青州？難道你想出點兒什麼事情，然後陛下把定州軍全屠了給你陪葬！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